

汕头文脉【花地·海湾】

潮汕人过大年

□陈泽楷

“闹闹春风吹，蓬菜雪水消。”当玉兔衔着春天降临，潮汕的民俗又火了：采囤、谢神、送神、围炉、迎新年……各种五彩缤纷的活动接踵而至，千家万户忙得不亦乐乎。

在潮汕，一进入腊月，便已拉开过年的序幕了：各家各户开始大扫除、办年货、做米粿、挂年画；人们开始添购新衣、新鞋，男的理发，女的“挽面”……春回大地，万象更新，家居人丁都要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年。潮汕人向来重视过年，节日期间，各种色彩斑斓、热闹非凡的年俗活动轮番登台，把过年演绎成一部高潮迭起、引人入胜的隆重大戏——

腊月廿四俗称“小年”，是潮汕人“送神”的日子。传说每户人家的善恶功过，都被家里供奉的“灶神”（司命帝君）一一记录在案，到了腊月廿四便带上天庭向玉帝“汇报”，并根据每个家庭一

年来的人伦善恶进行陟罚臧否，施予来年的“福分”，听起来与现代人的“年度述职”和“年终考核”颇为相似。因此，各家除了要将焚礼奉送灶神之外，还要把鼎、祛尘，把家中里里外外，昏昏晃晃洗刷干净。另外还需慎言守口，不可恶语狂言。物料亦需早作准备：水缸的水要蓄满，燃灶的柴薪要备够，畜畜要喂饱……功夫做足，灶君满意，新年便能多得“福分”。为何要蓄水备柴？因为水被人们认为是“财”，柴则与“财”近音，水满柴足，预示仓禀充实，年丰物裕。

过了小年，大年便进入倒计时了。贴春联，挂年画，吊灯笼，过节的气氛被渲染得吉祥喜庆，年味亦变得越来越浓。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一副副对仗工整、雅俗共赏的手写春联，墨香散发千里，让人仿佛“闻”到了春天的气

息；而年画亦颇有寄意，或是胡子花白的老寿星，一手执藜杖，一手托盘桃，预示物阜人寿；或是身系红兜肚的胖娃娃，怀抱一条大鲤鱼，寓意年年有“鱼”（余）。

到了，到了，除夕终于在人们的翘首以盼中姗姗来临了。除夕“围炉”是潮汕过年的“重头戏”。即使身在东南地北，每到除夕，无论何都要回家过年。“一夜连两岁，五更分二年”，除夕夜，餐桌中央摆着一只燃炭火锅，一家人围坐成一桌，欢欢喜喜吃顿团圆饭，俗称“围炉”。一年来的奔忙劳顿，便在“围炉”团圆、亲情慰藉中得以释放。“围炉”饭的菜式亦有小讲究，通常要有甜丸和韭菜，因潮汕“丸”与“圆”同音，表示团圆，而韭菜则被视为“发”菜，寓意发财致富；火炉里的木炭要烧红、烧旺，比喻家庭兴旺发达，生活红火。潮汕人强烈

的家庭观念，在除夕“围炉”中可见一斑。

祭祀拜年，堪称潮汕人过年的“保留节目”。先祖前贤，天神地祇，皆在祭祀之列，不但辞旧要拜，迎新亦要拜。拜祖宗，承桃绳武，表达对祖辈的感念之情；拜门神，尽忠职守，感恩一年到头对门户的忠诚守护；拜井神，饮水思源，铭记“受滴水恩以涌泉报”的古训；大年初一，紫气东来，赶快备办粿品，迎春接福……在潮汕，“新正”还有持柑拜大年的习俗。正月初一，通常要起个大早，向家中长辈拜年问安，过后还要捎上一对柑桔，走亲串戚，互祝新春大吉大利。

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潮汕的祭祀拜年活动，蕴藏了感恩孝悌、抱诚守真、扬善惩恶，彰显了潮汕人的礼义之风，表达了光前裕后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愿与憧憬。

唐街沧桑

□郭亨渠

沧海桑田，时空流转。历史的河流把许多人和事冲刷得干干净净，了无痕迹。然而，潮汕棉城的中华街，却穿过了岁月的千年隧道。千年的天空时晴时雨，千年的街树有枯有荣，千年的古街韵味，像一部大书，书写着古邑的荣辱兴衰。

史料记载，唐代以前，棉城称新兴村，是南海之滨的一个小渔村，中华街是渔村的一条小街道。唐元和十四年（公元819年），潮州刺史韩愈将县治从临邑迁到新兴村，因村内多植木棉树，称棉阳（后改称棉城），中华街遂成了县治的一条主干街道。这条北靠东山、南滨龟海的古街，成为古邑最繁华的集市和景点。宋代诗人陈光佐有诗赞曰：“潮汕山水东南奇，鱼盐城廓民熙熙。”古街木棉成荫，商铺林立，灰墙闪烁古风中，大街铺满卵石，人流如潮。人们来到街南龟海之滨，远眺海天，一色，上空飞雁惊鸣，眼前白帆点点，似一幅水墨丹青。唐宋时期，中华街像一位风华正茂的少女，人见人爱，可是岁月的翻动让古街时兴时衰，也藏满悲欢离合的故事。如今，老一辈的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40年代，中华街如同奔马，铅华落尽，景色凋零，曾经风光的，渐次暗淡，曾经热闹的，悄无声息。烽烟战火和自然灾害之下，古街人身强力壮的远走他乡，抱儿带女的妇人沿街哭号；生意难做，商铺冷落；古寺老僧，独坐念经，香客稀疏，香印成灰，僧人心也成灰……

曾经被冷落、又曾经被拥抱的中华唐街，每一幢古建筑，每一幢老屋，每一棵街树，每一扇紧闭的门背后，都有一段尘封的浪漫，有令人激动、令人缅怀，也有令人困惑的往事。古街的中心有始建于宋绍兴元年（公元1131年）的文光塔，是古街的象征，也是古邑的标志。文光塔曾是近千年来古邑最高的建筑物，高耸在葱郁茂密的水棉树上面。登上螺旋状石阶，慢慢攀到七层塔端，古城风光，尽收眼底。远眺南端龟海，遥想一次次过尽的千帆，一次次周而复始的潮涨潮落。塔是仁慈的长者，默默地注视着古邑的荣辱兴衰，注视着古镇的众生，见证了千年古邑的变迁，在海内外游子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有一位离乡多年、近年回乡观光的老台胞，不顾雾霾之年登上塔端，饱览古街风光之余，还拍了古塔照片，回家后在自家的院子里造了一座假山，山下耸着家乡的文光古塔模型。老人家说：“看到古塔，就是看到了潮汕家乡。”古街有建于清宣统元年的“耐轩磊园”，简称耐园，是

别墅式的府第与园林融为一体的园林建筑。耐园还引出了历史上两位名人——宋代状元夏同和与举人萧凤鸾的故事。夏同和与萧凤鸾为同科举人，在京时过从甚密。萧凤鸾为棉城人，清末居家建园林时，适值夏状元位潮，老友相见，分外亲热。夏状元遂为园林题书“耐园”，并亲笔撰写诗词：“处境宜耐艰苦，应事宜耐繁剧，圣贤平易宜耐看，义礼渊邃宜耐思，忠厚药石宜耐听。斯言也，可作为座右铭。”后夏同和与萧凤鸾的爱国诗人丘逢甲经常在耐园吟诗作对，谈论国家大事，留下了诗歌120余首。他们从中华街南龟海码头，乘木舟游练江，听江海一声浪，一声，似乎听到神州苍生的呼喊，一袭衣襟飘逸，斜阳下时隐时现，目光穿过苍碧的东山，怀着一颗烈灼的爱国之心与盖世的才气，将心中的忧郁在笔端凝成诗。诗一：“斜日江声走急滩，残棋别墅局方难。后堂那有闲丝竹，陶写东山老谢安。”诗二：“寒蛩海上趁人来，漠漠秋云扫不开。满目桑田清浅水，五云楼阁失蓬莱。”

当我陪客人来到耐园时，进入大门，看到大庭院府第，右边外书房前厅有明代书法家董其昌作的一对联：“鸟向枝头描墨韵，梅在香里度书声。”过书房厅，是楼座，楼下两位老者在对弈。老人对门外古街行人并不留意，默默不语，好像置身另一时空。据主人介绍，耐园不但建筑稀奇独特，还因园内藏有明代画家唐伯虎的绢画“仙翁鹿鹤图”，以及名书名联名诗，成为古街道的瑰宝，也是居民小憩胜地。

如今，千年唐街的悠悠小巷，不少老屋早已无人居住，只住着故事。我们推开几幢老屋的木门，里面住着一或两位中老年人，他们的子孙都搬到大街新楼居住了，老人怀旧，仍住老屋，过着简单、平凡的生活。他们周边的中华唐街变化万千，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一间间商铺商品琳琅，古街变宽变大了，车水马龙，人流如潮。文光古塔、孔安古堂、双忠古庙、宋代学堂和中华新城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文光广场，交织着古老与新文化的华彩。夜幕降临，唐街五彩缤纷，人们去广场跳健身舞，去护城河畔徜徉，去公园拉弦唱歌……街边的树上小鸟鸣唱，树枝树叶在微风中婀娜，一派诗情画意。这是古街的花月夜，它不是怀旧人，悼时空，而是歌盛世，咏太平。

走在唐街上，清风拂面，风似历史的箫声，是一支悠远壮润的旋律，是游子的乡愁之音。



儿童公园 □黄庆伟 摄



美丽海岛 □陈瑜 摄

光影之间

在东湖，读菊

□许巧如

听说东湖的菊花开了，开在这个晚秋或者说初冬。这个季节的濠江，我能感受到刘禹锡清朗秋之秋，晴空，一鹤，诗情，碧霄。即使落木萧萧，水落而石出，绚丽的秋菊依然如约而至。

在一个阳光恰好的午后，走进东湖，去感受那菊香菊韵，去为菊花留影、写诗。

漫步在东湖的菊花园，看到金色的花汇成花的海洋，浮光跃金的明亮色调。游人如织，花丛中嬉闹的小孩也追着蜜蜂跑。拍照的女子，人面菊花相映衬，没有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妩媚，却也别有一番动人的韵味。那娇嫩的鹅黄，青春的脸庞，靓丽的照片，定能惊艳时光。

东湖菊花园，赏菊环境优美、舒适，如走进一卷菊花美图。闻着古风古韵流动金黄的菊香，听着远处悠悠的古琴声，忽远忽近地起伏着，如清泉流淌过心头。擦肩而过的游客特意穿汉服、旗袍，为菊而来，拍出一个盛唐，拍出几帧雅致的宋韵。

东湖，美丽侨乡，古老的村落，古朴的民风民俗，今天因这菊花的点缀而焕发更多光彩。菊花，历来是文人墨客喜欢之花，我不知道那些游子是否能闻香识故里？游子归家，与菊花撞满怀，那个是多么美好的事呀！而我在寻找一个不，不，不，一首诗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我在东湖没有见到南山。菊满园，可是陶公故里？“秋从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这是唐元稹《菊花》，他跟我一样在菊花中找到陶渊明的家园。且借取这菊花的光阴。

且行且寻，继续赏菊读诗。唐代小李写菊花诗，小李也写菊花诗，抒发自己个人情感。豪迈的李白，面对菊花，没有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摘星、追月，也没有把酒言欢：“昨日登高罢，今朝更举觞。菊花何太苦，遭此两重阳？”这是李白写的菊花诗《九月十日即事》，告别昨日九月九日重阳的菊花，今日又见菊花，又是谁把它采？在这个时间节点菊花是忧伤的。二度见菊花，想到自己二度入长安，无

功而返，伤感菊花，亦在伤感自己。

当放眼望去，东湖的菊花尽收眼底，那一片金黄，有着丰收的光芒，满园黄金甲。我喜欢的菊花一直都是惆怅忧伤的，它是战秋风的勇士。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在黄巢笔下，菊花是充满战斗力的。“清香裊露对高斋，泛酒偏能浣旅怀。不似春风逞红艳，镜前空坠玉人钗。”是的，我喜欢的菊花孤高冷傲，甘于寂寞。秋霜寒，它开出自己独特的，温暖自己。

菊花是孤独的，它选择绽放是百花开尽的秋天。“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篱趣未穷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宋代诗人郑思肖是懂菊人，他的诗写出了菊的风骨。不是那种柔媚，宁可在枝头怀抱清香而死，绝不会吹落于凛冽北风之中！这也是诗人的内心写照，郑思肖是南宋遗民，南宋灭亡后，终身不出来做官，连坐坐，躺着都朝着南方，表示不忘宋朝，菊花就是他气节的投影。

杨万里诗中的《野菊》又是另一种清高。“未与骚人当糗粮，况随流俗作重阳。政缘在野有幽色，肯为无人减妙香。已晚相逢半山碧，无才独占一枝黄。百花冷笑东篱菊，犹向陶翁觅宠光。”

菊如莲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不想供俗人赏玩，亦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。开在野外的菊花更有清幽淡色。它比养在园中的菊花有个性，不为主人争宠。孤芳自赏，野菊自己能悠闲自得，不需迎合他人，不需他人为它鼓掌，菊自开出于自己的春天。

我在一朵菊面前读宋词，读我最喜欢辛弃疾的《醉花阴·黄花说少年好》“黄花说少年好。也趁秋光老。绿鬓不惊秋，若斗尊前，人好花堪老。蟠桃结子知多少。家住三山岛。何日跨归鸾，沧海飞尘，人世因缘了。”菊花开出专属它自己的黄金时代，但，花开花落花容逝，菊花在流年流转中，终究会消逝。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”东湖的菊花，听南海的海声向阳而开。远处的海潮起潮落，海岸上的浪花，后浪拍打着前浪，我看到半环着这菊地的小山坡，顶着一轮落日，那霞光，染红天边的云朵，那霞光给菊花镶上一道道金边。

“吾家颇有东篱菊，归去秋风耐岁寒。”板桥画菊留住菊花的秉性。我在暮色中看到这菊花安静的开着，安坐山间，开出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，或许它们也在珍惜开放的时光。花开花落，坦然面对，黄金甲，闪烁绚丽的光芒。自然老去，留给岁月一坛菊花酒，那酒或许是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的乡愁，那陈香，留与君醉醉。

马滘，船载不动的乡愁

□吴燕萍

总想为家乡写点什么，然提起笔却不知从何下笔，似近乡情怯，离乡越远越久，思乡恋乡之情愈浓。

重回乡里，在感叹新乡日新月异、高楼四起的同时，我也在寻找曾经有过的记忆。家乡在南海之滨的马滘乡，一条全国独一无二的河道型海峡——濠江，贯穿境内。站在濠江西岸旧时的达马渡口，看浪涛像个大操心事的闲人不紧不慢地拍打着堤岸，几艘机动小渔船穿梭于海面捕鱼，对岸约几百米处的马滘横渡清晰可见，让人回想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渡口和渡船上人群熙熙攘攘、繁忙拥挤的景象。如今，渡船的功能已被不远处的濠江大桥所替代，过渡的景象也已似不停退去的浪潮，只把记忆留给了大海。

车开到濠江大桥下，原先渡口到村里唯一的一条土路，已变成宽阔的村道。向东北遥望远处亦亭亦寺的“渡江亭·炉柜寺”，古迹里那不知几百年的独脚墩，不知至今有人对上否？向东望，是曾外婆住的南山湾村。到达南山湾必经凤岗村。眼前凤岗村旁的堤岸，曾是我儿时帮母亲为曾外婆尽孝心的道路啊。小时候光着脚丫子的我，提着母亲准备的装满食物的食格，沿着堤岸穿过凤岗村，来到南山湾送给曾外婆吃的情景，恍惚间就在眼前。

往南向乡里的方向张望，眼前仿佛出现儿时渔船靠岸时

的景象：乡里在家等候汉子出海打鱼归来的妇女们赤着脚，拿着鱼筐、扁担急走在通往马滘渡口的盐埕路上。路两边是乡里特有的一方块一方块稻田般规整的盐埕，常年的海风及几百年的晒盐、产盐，把这条路也晒得像是撒上了盐花，咸湿咸湿的。慢一点的女人一边急急，一边扯着嗓门喊问已挑着鱼担往回赶路的人：“今天几担（鱼）啊，某某大公（船老夫）的船来没啊？”这一问一答的内容，也就这方讨海为生的人们听得懂。一只船固定有一个大公、十几个渔工，问某某大公来了没，妇女们就知道自己男人的船来了没。而今，往日盐埕路上担鱼人的那个热闹、那个忙，是看不到、听不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机动车快速的身影。

车渐渐靠近村口，旧时的小土路变成了崭新的大道，道旁熟悉的盐仓也已不见。曾记得，村前东缘是昔日引海水入盐田的通道之一，因曾是跳白船停泊的唯一地点，故名跳白港。依稀记得老渔民说过“跳白”是马滘乡特有的古老浅海捕捞作业，操作时两船并舷紧挨，一船一人，各坐船梢，手握桅，左右齐划，船腹下设割绳，左右舷各附白色长木板和竖一盞灯，船在夜间进行于浅水滩中，割绳牵动让鱼虾跳跃，照于白色木板的光不时晃动，便引鱼虾跳入船中，而仓内置放笔草或海藻类等，又使得人仓鱼虾不复跃出。这样环保的作

业除了显示先辈的智慧，还可看出昔日家乡近海水产资源是多么丰富。

祖屋是一定要去的！因村里另规划了土地给乡里人盖新房，祖屋得以保留下来。矮旧的祖屋就像是游子的根，即便路也晒得像是撒上了盐花，使人没去，它有形无形的东西亦一辈子存在脑海中。潮汕老厝是潮汕极具地域性符号的建筑，祖屋是近百年的四点金老厝，虽然门肚两边的墙面斑驳不整，灰石外露，然墙面灰石非但没有松动散落，反而因日长月久的雨水，蚀成一幅幅神秘壁画。木制楼门开着，原来居住的四户亲人都搬离他处，住上了新居。我鼓起勇气，推开两扇大门，有点松动的门环沉重垂坠，没有上漆的原木门，陈旧乌金，短接细小的浅痕一条条不规则布满门面。随着我的推动，门轴发出我想中期等待已久、遥远而去的“嗯……”声，长长的、沉沉的、很响的门声，是潮汕大厝才配有的宽厚实沉的大门开合时，才能发将出来的声音。阳光照在天井墙面反照上来，显得眼睛不敢睁开。我连忙把目光越过天井，投向厅后。院子里寂静，阳光充足，减了笼于大厝里的荫幽，增了阳气。我抬起脚，跨过石门槛进了天井，再跨过水门槛，立于天井。姆姆们在天井洗刷刷忙碌的身影，留在时光影像中了。后厅屋檐下悬挂着的天公炉还在，上面一丛密实的香

脚枝召示它曾经的兴旺。住后厅大房里的老姆姆那大我没后两岁的女儿，嫁到哪去了？小时候后厅祭祖时，她说能见到一群人坐在贡桌上吃东西。那时，与她一般大的我，傍晚看火烧云时，也能看到马车、仙人的一大班人马，吹着乐器在天边慢慢移动，以至于现在看到游神时那班奏乐的，就想到天边那移动的人马。很庆幸祖屋让“故乡”这个词不至于马上消失，让我们这代离乡的人还能有故土、有家乡可以留恋。

回想的的东西太多太多，我的心如南山湾海上的渔船，船太小，盛不下这沉甸甸的记忆。几十年一晃，家乡仿佛与我隔着好薄好薄的一层距离，一回首已鬓发飘雪。往事往景里回不去，但乡村那些古老、美好的东西，如鲜美的鱼丸、韧香的墨斗卵糕、淋上一层黄澄澄酱汁的饭仔糕、翠绿晶莹里面夹着一小片一小片姜蓉的油麻糕、清爽的肉卷汤面、撒了葱花胡椒粉的鲜鱼粥等等诱出舌尖上乡愁的各式小吃；千百年承载着乡人质朴信仰的凤岗古庙、老爷宫庙等的古迹旧址，及其所延伸出来的密切乡谊的风俗文化，所幸还很受街坊喜爱并传承着，着实让人欣慰。

回忆过往是为了展望未来的美好，祈愿家乡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甘甜，让家乡在大建设大发展后，也能找回自己的乡愁！